

烟与文化 (牛津) 丑西湖
印度洋上的秋思 毒药北戴河海滨的
旗落叶 我过的端午节再剖
与“玩”旧 我的祖母之死意大利的天
飞“话” 关于女子落
婴儿毒药 迎上前去落
西湖 巴黎的鳞爪
谈管子一个乞丐的诗人

现代文学名家名篇

沈从文(1902—1988),原名沈岳焕,湖南凤凰县人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家、京派小说代表人物,笔名休芸芸、甲辰、上官碧、璎若等。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,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八十多部,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。

沈从文 小说名篇 (上)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沈从文小说名篇/沈从文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9. 11 (2010. 10 重印)

(现代文学名家名篇)

ISBN 978-7-5387-2831-6

I. 沈... II. 沈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144 号

沈从文小说名篇

作 者	沈从文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赵 岩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927 发行科: 0431-86012939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18 千字
印 张	13.5
版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10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88.00 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哨 兵	1
我的邻	17
在私塾	26
石子船	56
虎 雏	73
八骏图	106
《边城》题记	141
边 城	145
黎 明	263
从文自传	274

哨 兵

嘿嘿，当军人难道怕鬼么？真是！

鬼这东西，据大家说，又像是有的，虽然都不曾见过。

仍然是据说，在黑的不开明的地方，庙宇类毛房类荒凉肮脏少有人去的地方，鬼就很多很多。它们借此筑了营盘。所谈的是国家主义。倘若什么一个外路人来临，这人火焰又低，样子萎靡，就想方法去逼迫，恐吓。或藉此勒索酒食，不同人间两样。

若另一据说是可信，则鬼多的地方，怕也再没有比我们道尹衙门为更多的了！在白日，太阳挂在天上还是黄黄的时候，就听到鬼叫，类乎喊人。这不是鬼么？倘若是有了疑心，许许多多人都愿意费了颇大的力量来证明的，他们且敢发誓。

这我们可以不必更疑心这类证明人是受了鬼之类若干津贴，这类人为鬼的暗影占据了全心，是苦够了。

“军队中人怕鬼，那不是很可耻的笑话么？”然而在沙坝地方却并不能从这事上，为那滑稽的估定，说军队是懦怯来。

这也是沙坝人一个顶特别的地方。他们当兵，不

怕死，不怕血，不怕一切残酷的事。谁都能够如看戏一样，平心静气的站到北门外土阜上看刽子手把匪人开腔破腹，欣赏那临刑前的苦闷，微嘶，长叹。倘若是运气坏的话，让山上大王捉去，“如法炮制”，绑在柱子上取肝取心，刀尖子陷进胸脯时，脸上颜色都不必变，也成了他们的义务。

但为鬼之类占据了心的人呢，从老爷到火夫，随手抓一个都可为这话的证明。

他们怕鬼，比任何地方都凶。刽子手很自然的把人头砍下，把赏钱得到，到了夜里出门，恐怕遇到日间那位在自己手下做成的新鬼寻事，又很自然的匀出赏钱之一部分，买纸钱焚化。而鬼呢，像得了这钱后也就慨然放过对它行凶的人，安分的又到阴间游荡去了。

怎么样就成了这样一个民族？那是不可知的。大概在许多年以前，鬼神的种子，就放在沙坝人子孙们遗传着的血中了。庙宇的发达同巫师的富有，都能给外路人一个颇大的惊愕。地方通俗教育，就全是鬼话：大人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就带进庙去拜菩萨，喊观音为干妈，又回头为干爹老和尚磕头。家中还愿，得勒小孩子在大红法衣的大师傅身后伏着上表，在上表中准许他穿家中极好的衣裳，增加他对神的虔敬。县里遇到天旱，知事大人就斋戒沐浴，把太太放到一边，自身率子民到

城隍庙大坪内去晒太阳求雨，仰祈鬼神。人民的娱乐，是看打黄教时的“牛头马面”，“大小无常”。应当出兵与否，赶忙去问天王庙那泥像。普通一般人治病方法，得赖灵鬼指示，医生才敢下药。

还有，你到副官处去——就是我们驻道台衙门的军部副官处去，就很容易听到像下面一类对话：——是呢，报告副官，那真是鬼！

——你真见么？

——难道还是假么？

于是副官再说一句话，就是“快去买一点纸钱”了。

另一件事呢，是关于副兵偷钱的事。

——禀告大人，我并不偷！

不偷吗？那很好。但你得到天王庙去明明心！

结果是，即或是不曾把副官大人荷包里钞票用过买什么的副兵，也只好委屈承认了。因为如果你再辩下去，当真就得到天王爷前去，拿一只公鸡，咬下头来喝了鸡血，且大大的赌一个咒！即使这事不怕赌咒吧，但在神面前，发觉了另一件不名誉的事情，这很难说。这副兵把“一面是去神前冒险，一面是承认后在存饷下扣还两串，加上一点钟太阳下立正受晒的惩罚”，取了后面的一种。

要断一种案，对犯人又实在指不出他是应在法律下生或死时，遇到聪明一点的法官，于是主意就有了。

牵到神前去，凭了，判他的刑罚。掷下地去的是一覆一仰，或双双仰卧，则这人为神所赦同时也为法律所保护，生下来了！若地上竹是双覆，那就用不着迟疑，牵去杀了完事！

在这地方竹的权威是如此之大，也是大家应知道的。

或者问：道尹衙门里，什么地方鬼之类最多？则都会说是那两个长长的阴暗狭隘的走廊。一端是可以到达军法处，一端是可到达副官处。长廊就是连结这两处的一个捷径。廊之下，就是在白日，也点那么一盏长明灯，摇曳着它的灰焰的。

军法处那一边设了临时监狱，关了不少待决的囚人；这一面，副官处，则因了囚人的关系，与军法处接洽的事极多，因此这甬道成了更其有意义的道路。还可以称为颇热闹的道路，当囚人们成串押赴副官处时。

廊是既暗且长，还得上下若干石磴，从那端到这端，那种无法排除的冷气，逼人背脊发寒。一到夜里，从这里过身的，总像在冒一个颇大的危险。因此一来，在廊中段，添了一灯同一个岗卫了。

以后，又从一个卫兵改为两个，那原由就是因为守卫的就时常见神见鬼，更其胆怯。

有了两人，自然就有恃无恐了！但廊道内鬼物的

传说，还是一天一天保存下来。

这也是该因，这样一个坏地方，今天轮到我們中最胆小的寿了。

平日又爱谈鬼，又极怕鬼。什么大手呵，大眼睛呵，以及一切一切怪模怪样的大东西呵，……大手多在毛房，乘人大便卸裤时，拍人的臀，讨小便宜；大眼睛则随处可见，尤其是长廊的墙上，睁得许多大老老实实觑人，且发冷光，使人战栗。关于鬼之类的描写，又是沙坝地方人所擅长。单是长廊一处，所显的灵异，在长廊还没有添设岗卫时，他就早知道许多了。

连附像有意与他为难似的，支配给他的放哨的时间偏偏是四更。

三更，不睡的还多，也还好。五更，天快亮了。只有这四更，据说鬼出现的最多！无可奈何，只希望得到一个好一点的同伴。当十六个人为一个连附带领到廊道中换班，先在廊道中站了两点钟的弟兄，见到了换班的人来，欣然能把扛在肩上的卸下，连附喊着口令，照例的互相立正举枪，交代的手续办清后，于是连附就带着那一批弟兄们向别处换班去了。留下给我们寿做伴的是一个新从教练营送来的人，这还是第二次见面，第一次伴着夜程。

在这里，外面什么声音都无从听到，清静极了。

他知道这时还才一点多钟，距天亮还有大半天。这地獄里两个钟头得想方法来消磨，不然灵魂会为寒气冰瘃，鬼物会真要出现了！于是就去撩拨那位正沉默着把枪扛在肩上大步走着的同伴。

“弟兄，你是教练营才过来的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合到你，一共不正是一百人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里比较教练营舒服自由的多吧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这里可以偷偷打点小牌，譬如扑克之类，你——会不？”

“会是会，不大爱。”

“会就好了，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打一场莫太大，输赢三五元就很有了。若是高兴，我可以邀你，”接着又像是对自己说，“董家冲好——还是周妈那里？”

同伴对他笑。

“我这个是蛮溜刷咧，朋友你莫看我小！”

同伴又笑。

“你们到教练营时放哨据说是通夜在山上呢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不怕么？”

“哗——”的正如一个人手上捏了把沙子洒在瓦上似的。

想着：莫不是鬼么？背上从腰部，就像有两条蛇爬上肩头，怪物爬过处就都发起麻来。他立时把背靠到那潮湿的砖墙上去，这样，背后那一面是无妨于事，不必再防骤然由背后袭来的鬼物了。面前那高高身个儿的同伴，正若无其事的来回走着。

“你听见么，是什么响？”

“老鸱。”

“怕不是吧？”

“或者又是别的。”

“必不是老鸱。夜鸱子不会如此！”

“也许有猫。”

猫，难道会打沙子么？这同伴随意的简短的答话，只增加我们小心的寿的怀疑。

“哗——”又是一把。

第二次，是更其清白的知道是在去军法处的那一端的廊尽头了。同伴似乎也略略注了意。

“朋友，你听，是什么？”

“让他去吧，”停了步，仍然是一个短劲的回答。

他想把这个坏地方过去的一切不光荣的传闻，提出来与同伴讨论一下，或者可以把寂寞同恐怖驱除一

点吧。然而同伴竟是个准哑子，说话总那么吝啬，一问一答，且像有意把答语缩得极短，真无办法的急人！

沙子是不听到第三次了，心上适才不可知的颇重的负担，无形中卸去一半。

“朋友，你不怕么？”

“……”像是不曾听到寿在说什么，没有答复。

“我说你怕么？听说是这里有鬼——很多呢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是这长廊下！”说着，便用眼睛去小心的搜索那廊子黑暗的两端。

“你见过么？”

“虽然没见过，但别人却说闹得凶！适才那个怕不就会是那东西！”

“嗤……！”

同伴是用一声笑来表示这话的无稽，接着又来回走着他的正步了。

“我说鬼这东西是有，别人就亲眼……”

“算了吧。”

同伴显然是厌烦着这样谈话，寿也了然了。

但是，怎么能放心？这时两点一刻还不到！更多的沙子劈面洒来，是可能的吧。比沙子更凶的更大的鹅卵石，从廊的那端掷来，也会可能吧。万一什么鬼怪之类

挨了拢来，用大而有毛蛇样冷的手伸过来，搭在肩头，或是捞着膀子，这同伴，也许仍然还是那样从容不迫，稳稳重重的立在一旁，看水鸭子打架似的暇裕吧。

这样想着，又去细察同伴脸上的表情，这使他更怯了。那种不声不息，又还是那么永久扁着嘴漾了微笑在嘴角一个幽灵样的脸相，在那惨然的黄色灯光下移动着，长廊尽头又是无边的黑暗，这小伙子就疑心，同伴原就不是一个人。

在头上，是一条长的绳子，悬了那一盏比佛座前长命灯略明亮一点的方形玻璃灯，摇晃着的淡淡的黄光，把同伴的影子，映到那长廊的墙上，加了一倍的长大，又如一个巨灵，正陪到同伴身躯动移。

“两点了吧。”

“嗯”，望着自己腕上的表答着的同伴，同是靠到墙的一面立着了。但这是因了久久走动的结果。莫名其妙的怯着，在同伴，强毅沉默的表情上观察，是从配合得拢去的一件事。

在这一类人身上，也许已是脱了沙坝地方人的习惯，找寻不到什么恐怖懦怯了吧。

两人死样沉寂下来，在廊下，便异常清静起来。同伴的在廊下两端响着的单调脚步声停止后，长廊像是更其长了。

两人大约都相互可以听到出气，因了恐怖，他的微喘的呼吸到后来自己也察觉了。

……当军人死都不怕！难道——

稳住自己的结果，是当到同伴面前，首先应把呼吸调理匀称，显出至少是纵无同伴也并不怎样可怕的模样来。

橐橐橐橐，清脆皮鞋的声音响得越近迫了，去副官处的廊的一端，正跑来了一个人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呢。秉志。”一个小孩子的嫩稚口音。

“喔。”同伴像是知道这人是为自己作伴而来的样子。

自称是秉志的已到面前了，他认得他是副官处小副兵。

“不睡么？”同伴像哥哥样问那小副兵。

“还不到两点咧。”秉志又开始对同伴的同伴注起意来，“喔，你们两个人在此，我道是谁！”

“是！我们俩儿在此。你来找他么？”

“他是我四哥呢。”

这才知道是亲弟兄！别人有弟弟来看望，自己显然是孤单了，于是我们的寿不顾怎样，大胆离了墙边，仿着同伴步法缓步起来了。

回头时听到“四哥，我想邀你去喝一杯酒！寿在

这里，那是无妨的！”

四哥就答，“怕不便咧。”

秉志又说，“全不要紧！这里守哨只是防鬼，只要他胆子不怯，你去是不相干的！”

四哥不做声，在去就间徘徊。

“不要紧，四哥你放心！我们酒太多了，我，同那姓周的，同柏子，三个人打了两斤酒，还有咸鸭子，牛肉巴子，柏子又到自己家里拿了许多醋萝卜来，你不去帮忙，我们就吃不完了！”

当秉志，极其亲昵的把酒多的原因说出时，在寿的眼中，同伴的脸上漾着微笑的痕迹是越来越深刻了。

等到他走近这俩弟兄身边时，秉志就说“寿哥，我把我四哥扯去喝一杯酒！去去就来，你不怕么？”

在小孩子前，能说怕么？只好用别的方法来留着同伴，“恐怕查哨的要来。”

“那是不会的”，秉志接过口来，“我才看副官处大钟，时候还早！”

“只要不怕查哨的来，你们就去吧。”无可奈何，是那样勉强地说了。

又看看同伴，还是那么近于神秘的微笑着。意思是不忍把他一人丢到这阴暗可怕的廊道里。然而秉志不愿意再放过机会，就拖了四哥的手肘想跑去了。

“寿他是不怕的。你又不去久，待一会儿就来！”

为了在一个小孩子前证明自己并不怎样胆怯，且良心上又不愿他人因为自己羁绊竟误了酒食，所以结果是反而催促他们了。

“去吧，快来就是了。”口上虽说着大方的话语，仍然是用眼睛去勾留。

也不再让同伴说什么，小秉志，就拖了他四哥橐橐橐走去，消失在那长廊的黑暗里去了。

还有一盏很明的灯啊，在这里作伴。

因了灯，无端就添上许多气概来。

一个人肩上扛了那上有明亮短刃刺刀的五子枪，照同伴步法缓步走着，看看随同身子在移动，比身躯高大到二倍的墙上的影子，走近灯下时忽而又缩成很短，去灯远一点时忽而又狭长如一条大蛇，自己嘲弄着自己先时心中的暗影，不由得微笑了。

然而不久，去军法处的那一端，廊尽头不可知的黑暗，又为把失去的恐怖引回来了。勉强的对着影子微笑，影子也似乎是正向了自己在微笑，心是比先前更怯！

其实时间是很短，但竟像是过了许多两点了。从换班以来，除了秉志来把同伴叫去外，还没第二人经过。长廊是依然无边的黑暗。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灯又像是更其明亮了，但这很易明白的事对自己却无一点帮助，墙

上的影子更其清楚，则自己也觉得更其孤独起来了。

……走动着，闪不知会有什么预料以外的东西从身后袭来，那是不会不有吧！

虑及这事的他，因此把战略又复恢复最初来此时的情形，把身子一部分贴到墙上了。更其精细的望着那黑暗的两端，期待那不可知又似乎已预知的事件发生。

如所希冀的，又来了一次“哗……！”的沙子声音。心上忽然又重新加上什么颇重东西，气是全屏住了。

……是夜老鸱吧，莫理它！

壮起自己胆子，想把这事引到一件平常的事上时，哗的又来了一把。不久，接着是骤然如跌在地上，又复慢慢蛇样爬行的沙沙声音。且同时还有一个奇怪的叫声，很低却又很分明。这声音本非常熟习，差不多每夜都可听到的，但到这个地方，却总令人以为是从老鸱以外的什么东西喉中发出了。

声音约叫到十次又稍稍休息，任你用耳朵去搜索，总不能分辨出它是物是人。

一个朋友，像这样伏在暗处，把手里所捏着的一握沙子，洒向那胆小的朋友身边去，且用手扼了喉头装成各样怪声，到朋友快要大声喊救时才慢慢现身出来，也是常有的吧。不过，这个时候，有谁能有兴趣来同人闹玩笑？是秉志吧，是同伴吧，是一匹猫或一